

田中贡太郎

全怪谈

叁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全怪谈

3

〔日〕田中贡太郎 著 曹逸冰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怪谈/[日]田中贡太郎著;曹逸冰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6.10

(田中贡太郎作品)

ISBN 978-7-5442-8420-2

I. ①全… II. ①田… ②曹… III. ①民间故事-作
品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8214号

全怪谈

[日]田中贡太郎 著

曹逸冰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 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李佳婕 刘文茵 毛文婧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31.5
字 数 517千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420-2
定 价 118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品

目录

- 放生津物语 /1
惠比寿的赌博 /19
富翁 /28
不动明王像的去向 /32
穷神物语 /42
死人之手 /46
漫步京城 /51
日金地狱 /64
妓生春香传 /69
惟妙惟肖的野猪 /80
鸡物语 /83
首领传说 /86
灯塔鬼物语 /91
变成尼姑的老婆婆 /116
噬神 /119
立山的亡者客栈 /134
一路平安的烟管 /144

雁 /148
匕首奇遇记 /153
二百两 /156
阎王 /158
恶少年记 /160
强盗的行囊 /174
暗杀时代 /177
镰刀 /188
榛名湖物语 /199
丸山教主物语 /209
奇人狂人 /228
翡翠 /244
狸猫与武士 /259
吉野山中的魔神 /262
筑地的水獭 /269
老猴复仇记 /271
狐狸的笔记本 /274
虎妖奇谈 /293
雀宫物语 /301
猫之舞 /304

黑风/309

铁匠之母/328

乌鸦/335

村中怪谈/338

祛邪篇

安娜化妆院/347

放生津物语

1

越中的放生津町，有一片广阔的草原。草原上稀稀拉拉地长了一些松树与朴树。附近的孩子们都喜欢来草原玩耍。草原中央有一棵光秃秃的老朴树。树下有一座小得跟癞蛤蟆一样的祠堂，人称“諏访祠堂”。茅草做的屋顶早已腐朽，格纹木板与瓦片也是又黑又破。

时值初夏。那日万里无风，很是闷热。傍晚，五六个孩童来到草原至放生湖的无名小河边的芦苇丛里抓小河蟹。一行人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祠堂前，玩起了打仗游戏。玩了一会儿，孩子们便玩腻了，纷纷坐在了草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中一个孩子开始讲故事了。故事的主角是出没于神通川安然坊山脚下的鬼火。相传当年佐佐成政^①怀疑爱妾小百合与随从竹泽有私情，便一刀砍下了竹泽的首级，又冲进大厅，抓住小百合的长发，将她拖到了神通川，砍下她的脑袋，将她的身子丢进河里，头则绑在一旁的柳树枝头。打那以后，小百合的怨念化作鬼火，频频出现在安然坊。成政的军队渡过神通川，翻过安然坊之后，也是一蹶不振。

^①佐佐成政（1536-1588），织田家臣，通称内藏助、陆奥守，参加过朝仓讨伐战、长筱之战、本愿寺一揆攻击。

最终，佐佐成政因故被赐死。而这一带也留下了“小百合的亡魂逼死了佐佐成政”的传说。

“我爷爷在冒鬼火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头发吊起的女人头哎！”

“好可怕哦！”

“好吓人哦！”

“现在还有鬼火吗？”

“当然有啊，还能看见头发竖成这样的死人头哦！”

讲鬼火故事的少年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。他用双手把头发拉起来，还将沾着鼻屎的塌鼻子往前伸了伸。

“阿松，你知道放生龟的故事吗？”塌鼻子右边的孩子问道。他正骑在松树的老根上。

“你说的是放生湖里的老乌龟吧，因为河道太窄了，游不出去的那只。”塌鼻子得意洋洋地说道。言外之意：我什么都知道。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啦！”

骑在树根上的孩子嗤之以鼻。塌鼻子一脸不爽。

“那你说的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很久很久的一个夏天，有人把船划到放生湖上。他躺在船上打了个瞌睡。一觉醒来，居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，正在湖里游泳。他心想：‘我怎么就变成鱼了呢？’这时，其他鱼游过来告诉他：‘海神来了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！’他一边跟着其他鱼往前游，一边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发现自己成了一条又大又黄的鲫鱼。他很是纳闷，也想问个清楚，可又说不了话，只能老老实实跟过去。游了一会儿，他来到了一座巨大的龙宫。国王坐在宫殿的正中间，其他鱼儿整整齐齐待在它的两边，于是这个男人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了。这时，一条穿着黑色素袍的大鱼来到了国王跟前。男人连忙问旁边的鱼：‘那鱼是谁啊？’旁边的鱼回答道：‘那是赤兄公啊！’只见那赤兄公对国王说道：‘国王陛下，我想

去外头找您，可是我的身子太大了，没法从湖口钻出去啊！’国王说道：‘朕就是知道你出不去，才把你安排在此地。可朕近来听说，有个村人想把河里的泥挖出来，把湖改成农田，而你企图派乌龟把那人咬死，可有此事啊？简直岂有此理！为了惩罚你，朕要命毒蛇在你的鳞片之中变出无数虱子，教你生不如死！’赤兄公连忙说道：‘国王陛下明鉴啊！村人要是把湖里的泥都挖了，住在泥里的甲鱼就要断子绝孙了。情急之下，它只得恐吓村民，想把村人赶回去。谁知那村人泳技不佳，居然就这么淹死了！’于是国王就把那甲鱼叫过来，问道：‘赤兄公所言属实？’甲鱼回答：‘千真万确啊，最要命的是，村里人都以为是乌龟害了人，嚷嚷着要把乌龟赶尽杀绝呢。要是我们逃走了，不仅乌龟要遭殃，就连住在城址桑树上的蛇也难逃厄运啊。村人叫嚣着要把那蛇烧死呢！听说此事后，蛇夜夜以泪洗面啊！还请国王陛下做主，保我子孙与那蛇平安无事！’国王陛下回答道：‘那就告诉村人，让他们在湖中央造一座龟宫，让乌龟及它的子孙住在那宫殿里吧。今天正好有个村人变成了鲫鱼，不如让他恢复人身，替我们传话好了。’说完，国王陛下就回去了。变成鲫鱼的男人连忙问道：‘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回人身啊？’有鱼儿告诉他：‘要是你被渔夫钓上了，或是被渔网抓住了，被人做成了菜，就能恢复人身了。’听到这话，他立刻四处搜寻钓钩，可是没有渔夫来湖里打鱼，自然也就不会有鱼钩了。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找渔网，可是湖上也没有人撒网。过了一阵子，村里有人说：‘要是好好祭拜一下乌龟，兴许乌龟就不会吃人了！’不久后，人们就为乌龟建造了一座水上宫殿。变成鲫鱼的男人一心盼着快点被人抓住。过了好久好久，来自金泽的两名游客在湖上撒了网。其中一个撒得很巧妙，网一下子就冲到前头去了，害得鲫鱼没法钻进去。另一个人的本事就没那么高明了，渔网径直沉到了小舟的正下方。鲫鱼连忙钻进网里，被人打捞上岸，砍了头，做成了菜肴。鱼死之后，他还真恢复

了人身。睁眼一看，自己还在那艘小船上。无奈这时乌龟的宫殿已经造好了，所以没人相信他的故事。”

骑在树根上的孩子讲完了他的故事。塌鼻子越听越入神。

“那岛上的那座宫殿，就是你说的乌龟宫殿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树根上的孩子满脸奸笑。

“人居然变成了鲫鱼，真有意思。”

“赤兄公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”

“城址桑树上的蛇长什么样啊？”

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。见状，树根上的孩子哈哈大笑。

“你笑什么啊？”塌鼻子很是莫名。

“我为什么笑？因为那故事是假的啊！是某个学者编的！是我伯父讲给我听的！”

“什么……那……那是编的啊！”

塌鼻子和其他孩子都笑了起来。就在笑声即将平息的时候，有人喊道：“啊，那个江户的小子来了，来了！”塌鼻子回头看了一眼道：“对了，我们来耍耍他吧！谁愿意去把他叫来啊？”

树根上的孩子说道：“我见过他，你们去喊他过来！”

草原的边缘有两三栋茅草屋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就站在屋子前。他的肤色很是白皙。一个孩子走过去对他说了几句话，便将他“拐”了过来。见状，其他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。原本骑在树根上的孩子也走下树根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面小童停下来回答道：“我叫源吉。”

“哦，源吉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了。你到那座祠堂跟前去吧。”树根上的小童指着祠堂说道，“你得坐在地上说：‘諏访大神，諏访大神，跟我一起玩吧。’諏访大神可喜欢小孩了，它一定会出来陪

你玩的。大伙儿，我说得对不对啊？”

其他孩子随声附和。

“没错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对！”

源吉很是腼腆地低下头来，问道：“諏访大神长什么样啊？”

“嗯……它……它是一条白色的蛇！”

“白蛇？”

源吉很是惊讶地看着对方。

“嗯，它是一条白蛇，但它是神仙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哦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你去试试呗。”

“哦……”源吉转了转天真无邪的眼珠，看了对方一眼，便走去了祠堂前。阳光透过祠堂右边的朴树洒在祠堂上。源吉一屁股坐在祠堂前的草地上。树根上的小童与塌鼻子越看越起劲，脸上满是奸笑。

“快说呀！”

在树根上的小童的催促下，源吉终于开口了：“諏访大神，諏访大神，跟我一起玩吧。”

他的语气极为虔诚。其他孩子们笑得更欢了。树根上的小童连忙摆手，示意小伙伴们不要太放肆。

“諏访大神，諏访大神，跟我一起玩吧。”

源吉念了一遍又一遍。树根上的小童见源吉如此专心致志，便抬起手，让小伙伴们学着他的样子，踮起脚尖开溜。见状，塌鼻子和其他孩子立刻跟上。逃跑的时候，他们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源吉的声音呢。

源吉专注地呼唤着“诹访大神”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发现四周异常寂静。回头一看，其他孩童早就不见踪影了。见状，源吉便站起身来。

“源吉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害爷爷一通好找……”身材消瘦、穿着衬衫与短裤的老人高兴地喊道。这位老人的长相，与能乐的“老翁面具”颇有几分相似。他正是源吉的祖父为作。

“爷爷！”

“你一个人跑哪儿去了，爷爷正想叫你回去吃饭呢。你娘又去帮人家干活了，不把你看好我怎么跟她交代啊。快跟爷爷回家吃饭吧。”

“爷爷，诹访大神喜欢小孩吗？”

“诹访大神啊……嗯，它喜欢小孩，尤其喜欢你这样的小孩。”

“它会变成白蛇显灵吗？”

“这爷爷就不知道了，虔诚的人自然能看见的吧。”

“有人说诹访大神会变成白蛇的样子和小孩一起玩哎。”

“谁说的啊？”

“刚才在这里玩的其他小孩说的。”

“是吗，也许有这么回事吧。只要你乖乖的，兴许就能见到诹访大神了。走，跟爷爷回家去吧。”

“嗯！”

源吉带头走了起来，为作连忙跟上。源吉是为作的心头肉。为作的儿子跟他一样，也是个木匠。本藩的江户宅邸改建时，儿子被召去江户当差了。工程结束后，他决定继续留在江户，磨练手艺。不久后，他与吉原的妓女成了家，还有了孩子。为作本想去江户看看孙子，却一直没

能成行。谁知去年年底，儿子因感冒恶化去世了。素未谋面的媳妇带着孙子，捧着崭新的灵位，冒着北国的大雪投靠了他。其实为作的妻子也在几年前撒手人寰了。他本以为妻子不在了不要紧，至少还有儿子可以依靠。谁知儿子也不在了……为作伤心欲绝，好在媳妇与孙子十分乖巧懂事，令他颇为欣慰。

“爷爷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见到諏访大神呀？”

两人走出草原，行走在麦田之间。

“你每天都去拜一拜，它也许就会显灵啦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为作的小房子与麦田隔着一片芦苇。不过这房子不是随随便便搭的小窝棚。它的地板很高，还有正儿八经的防雨窗。为作让源吉坐在地炉旁，从挂在钩子上的大锅里盛了一碗饭给他，自己则倒了一杯酒喝了起来。地炉的火光随风摇曳，照亮了为作苍老的面容。

“多吃点哦，好好吃饭，才能快快长大。源吉长大了以后想当什么呀？”

“我要当武士！”

“呵，源吉要当武士啊！要是你真的成了武士，有了俸禄，那咱家就能过上好日子啦。可武士要是犯了错误，可是要切腹自尽的哦。你敢吗？”

“不就是切肚子吗，有什么不敢的！”

“呵，了不起，人啊，就得有这样的决心。只要有决心，无论你想当武士，还是学者、和尚、神官，都一定能实现。说起神官……牧野老爷不就是神官吗。你娘办事机灵，所以牧野老爷对她特别关照呢。”

“娘亲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“快了吧。给牧野老爷做了晚膳，收拾完，她就会回来了。牧野老爷可是大人物，他有多了不起啊，爷爷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源吉刚放下筷子，屋外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

“晚上好！”

“晚上好。”

为作拿着酒杯，望向月光下的套廊。外头站着两个男人，一个四十来岁，另一个三十来岁。

“这不是阿秀跟金次吗，有何贵干啊？”为作的语气很是冷淡。

四十来岁的那个叫“阿秀”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没啥事儿，就是来找您聊聊。”

“是吗，只要不影响正经事，那就聊聊吧。”

两人耳语了几句，便走进屋里坐下了。这回，轮到那个“金次”开口了。

“大爷，最近活还多吗？”

“活？有活还是得干啊，不干就没饭吃啊。不过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只能给人打打杂。”

“我家正好要造仓库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你要是有闲钱，造一个也不错。善八和喜六的手艺也不赖。”

“我想请您来不行吗？”

“也不是不行，可我上了年纪，天知道什么时候会断气，不敢接如此重要的活。”

为作的语气依然冷淡。金次只得赔笑脸。

“嫂子还没回来啊？家里好像就源吉在嘛。”阿秀“随口”问道。

“她想回来也回不来啊，她又不是去玩。”

“也是哦……”

阿秀接不下去了。两人实在无话可说，只得打道回府。“嘁，”为作狠狠说道，“我这媳妇可不是给你们这群野狗调戏的。成天跑我家来成何体统……”

源吉趴在地上，一脸困意。

“你娘就快回来了，你等等再睡。”

为作给自己盛了一碗饭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女子的惨叫声。为作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筷子。

“咦？”他竖起耳朵，听见了第二声惨叫，“那不是我媳妇的声音吗！畜生……源吉！你乖乖待在家里，千万别出来啊！”

说完，为作起身下地，拿起靠在墙边的拐杖，冲出门去。源吉吓了一跳，起身在屋里来回打转。

3

月光下的小路上，一个人高马大、腰间插着短刀的暴徒，一把抓住了阿胜的腰带。阿胜刚从牧野家出来。见今天月色正好，她便抄了草原中的近路。谁料那暴徒忽然从松树后面窜了出来。

虽说阿胜只在吉原最低级的窑子里待过，但她好歹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她本想先安抚好激动的暴徒，再伺机逃跑。谁知暴徒兽性毕露，抓住了她的腰带，想把她拽回去。

阿胜急得一筹莫展。要是真被暴徒拉了回去，他的手就会牢牢扣住自己的肩膀，届时她就插翅难逃了。为了不被拽回去，阿胜拼命挣扎。一挣扎，腰带的结就散了。黑色软缎的腰带完全落入暴徒之手。瘦弱的阿胜在月下转了几圈，随后便在距离暴徒两三尺远的地方跪在地上。为了抵挡即将袭来的暴徒，阿胜举起靠近暴徒的那只手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把身体撑起来。她有一张鸭蛋脸，白皙的皮肤因惊恐染上了一丝绯红。暴徒扔下腰带，步步紧逼。

“混账东西，你要做什么！”

怒吼从天而降，拐杖在暴徒面前闪过。暴徒连忙往后缩。

“你小子是地下浪人^①吧！你想对我家媳妇做什么！”

原来这位人高马大、腰插短刀的暴徒，是在附近当书法先生的林田与右卫门。林田恶狠狠地瞪着半路杀出的程咬金。没错，刚才的拐杖就是长相神似老翁面具的为作挥的。

“我有话要跟她说。休得碍事，否则我绝不手下留情！”

“这应该是要我说的话！她是我家的媳妇！你小子想打她的鬼主意吗！岂有此理！”

为作再次挥动手中的拐杖。林田侧身一闪，顺手夺下拐杖，用力挥去。就在这时，林田的眼前忽然有个极为可怕的东西闪过——那是一只略带紫色的巨大蟹钳！它是如此锋利，仿佛是用两把柴刀组合而成的。林田大吃一惊，连忙扔下拐杖往后退。谁知蟹钳也跟了过来……

“哇！”林田捂着眼睛，逃之夭夭。

为作与阿胜松了一口气，安安心心回家去了。

“刚才那歹徒怎么就突然逃了呢……”

“我看他逃走的时候还捂着眼睛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……”

“八成是我的拐杖划到了他的眼睛吧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这还用说吗，他一定是遭报应啦。”

4

次日早晨，为作送阿胜出门的时候说，女人家独自走夜路太危险了，今天他会算好时间去路上接她。之后，他一边看着源吉，一边帮人做防

^①存在于土佐藩的一种身份，与“上土浪人”相对。拥有四十年以上乡土身份的人若将身份转让给他人，即为地下浪人。